



認知豬歷史文化 感受古人美好生活嚮往



「金豬拱福—己亥新春生肖文物圖片聯展」正在河南博物院舉行，直至本月二十日。展覽由國家文物局指導，河南博物院主辦，遼寧博物院、湖北博物院等多個省級博物院聯展，由故宮博物院、中國美術館等提供圖片支持。歷時兩個多月的展覽，每日吸引眾多中外觀眾前來參觀。抓住他們眼球的，不僅是簡單幾張豬的圖片和簡單的文字說明，而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生肖豬、中國豬、吉祥豬的深厚內涵。

展覽分為三個單元，分別是「豕於家——從野豬到家豬」、「富貴烏金——文物藝術品中的豬」、「天蓬值歲——民俗文化裡的豬」。展覽透過這些憨態可掬、多姿多彩的豬，為我們整理了中華先民對豬的理解和認識，展示了勞動人民養豬、用豬、愛豬的歷史，讓我們得以領略古今人們對於五穀豐登、六畜興旺的美好嚮往。「六畜豬為寶，四時春最新」，在中國傳統文化中，豬年也是「肥年」。豬是最早被馴化的家畜之一，也是與人類生活最貼近的自然物種。古往今來，中國傳統文化中一直將豬幻化為驅邪化吉、招財送寶的吉祥形象，並將其列為十二生肖之一，豬也被賦予了不少佳號別稱，有豕、烏金、天蓬等。

己也能得到其中的好運，從而心想事成。這看起來雖是一種唯心的說法，但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中國傳統文化中人們對美好事物的喜愛與嚮往。

在中國的傳統文化中，生肖是非常重要的。生肖跟五行相關，跟天地相生。在中國百姓的心中，生肖是對一個人最基本的定位。「家裡的長輩對生肖的知識了如指掌，只要你說出屬相，他們就能立刻推算出年齡，所以，生肖在我們心中是很神聖的，我不會去冒犯它，比如今年是豬年，我就不會撕掉任何一張關於豬的圖畫。」

「我感覺豬在十二生肖裡是有點特殊的。因為自古以來豬跟人們的關係最密切。」遊客們的說法不無道理。六畜豬為寶，古往今來，豬在中國被賦予了眾多象徵的意義。豬安分守己，憨厚老實，常被人們用來形容善良忠厚的人物；豬體質豐厚，體態圓潤，常被形容是財富和富足的象徵；豬性格溫順，生活恬靜，給人閒適、安逸之感，閒適安逸正是世人追求的境界。在歷史悠久的中國，特別是在農村地區，養豬是一個家庭必不可少勞動。

一頭豬是一家人主要的經濟來源，是一家人對春節的最大寄託。臨近春節，每家每戶的「殺年豬」事宜將成為與整個村子互幫互助的高潮，養了一整年的豬就要實現牠的價值——用牠的肉為主人換得豐盛的年貨和來年的經濟基礎。在這種意義上，豬是人們生活的希望和動力，擔負著極其重要的角色。神聖的中國生肖加上吉祥的中國豬，成為2019年最矚目的角色——生肖豬。牠的喜慶之感不言而喻，吉祥之意更是不可小覷。

卡通豬形象多變

在河南博物院的生肖豬展廳裡，記者採訪的遊客中，大多正好屬豬，也就是說，今年正是他們的本命年。在中國的傳統文化裡，本命年是十分講究的。如果今年生肖正好是你的屬相，那麼今年就是你的本命年。本命年裡，此人宜著正紅色服裝，用正紅色物



■野豬形狀的鐵帶飾。

品，預示本命年裡紅紅火火，平平安安。在當今社會，人們似乎對本命年有了更多的理解：「本命年說明我已經長大了，我今年24歲，大學畢業，從今以後應該有自己的事業，應該為自己和家人的幸福生活而努力了！」24歲的「豬」，正值人生起步期，本命年十分期待，希望各方面能積極向上。年紀更大一點的「豬」，對健康和家庭的期待更多：「希望我的本命年能夠健康康康，兒女健康成長！」本命年，不只是一個生肖巧遇屬相的一年，更是一個承載着人們滿懷的期待和願望的一年。



■可作哨子的彩瓷豬。



■玉豬首飾。

中國人們對美好未來的寄託，也通過本命年彰顯出來。

中國十二生肖十二年一輪迴，豬年也是十二年一駕到，不變的是歷史悠久的生肖豬，多變的是豬的形象創造。早有中國四大名著《西遊記》中貪吃好色但心地善良的「豬八戒」，更有被兒童們喜聞樂見的「小豬佩奇」，無不是豬的形象。天蓬元帥和豬八戒雖然是好色之徒，好吃懶做，但卻尊師重道，戰勝自己輔助唐僧西天取經，這正是豬的憨厚善良的具體化。豬豬俠雖然身材矮小，卻總能化險為夷，得道多助，離不開它可愛的形象與性格。小豬佩奇之所以能贏得中外兒童的一致喜愛，更是因為佩奇一家的和諧、善良、美好，這正是兒童們幼小的心靈所期待的樣子。每一個被創造的豬形象，都充滿豬的傳統形象，甚至更為具體和昇華。遠到古老的神話，近到热播的影視，都能找到豬的影子，感受到豬對於中國人民的重要性。

走東走西 余綺平

狄更斯的酒館

英國人愛流連酒館（酒吧），一杯在手，本性盡露，不用再偽裝紳士淑女，舒坦自然。酒館，是英國人的社交場所，就像中國人的茶館，聚集三五五嶽人馬，見識天下大事。英國的酒館，更與文學創作結下不解之緣。

英國著名小說家狄更斯（Charles Dickens，1812—1870）最愛泡酒館。他被譽為維多利亞時代最傑出作家，主要作品如《苦海孤雛》、《霧都孤兒》、《雙城記》等。他揭露和批判社會上的不平等——富貴人家的虛偽和貪婪；貧苦人家的善良和悲慘。狄更斯的十五部長篇小說和大量散文，至今仍然暢銷。

英國《倫敦人》（Londonist）網站趁着夏天將至，日前向遊客介紹倫敦的好去處，其中包括狄更斯筆下的酒館。這些有二百年歷史的古老建築，部分如今依然「危」立，裡面保存維多利亞時代的古樸優雅佈置，走進酒館喝一杯，恍如時光倒流。一杯喝盡，想像一下，狄更斯就坐在角落位置，正伏案疾書。

狄更斯第一部長篇小說《匹克威克外傳》（The Pickwick Papers），講述嗜酒的商人匹克威克和朋友遊歷英國各地，光顧酒館尋歡。此書寫於一八三六年，狄更斯在書裡提到酒館「George and Vulture」不下二十次，書的下半部故事，大都發生在酒館的二樓房間。該酒館位於商賈雲集的古倫敦城，有二百七十年歷史的建築物經過多次翻修，如今是一家牛排店。

《匹》書裡，狄更斯還提到一家位於倫敦西北部郊區的酒館名「Spaniard's Inn」，建於一五八五年，如今被評為全倫敦最佳酒館。裡面仍然保留著古老的深黑色傢具，櫥櫃陳列狄更斯留下的紀念品。該酒館遠離地鐵站，像與世隔絕，但依然客似雲來，他們來了，就不願離開。尤其在嚴冬，酒館的壁爐燃燒木材，散發天然木香，香味會滲入客人的衣服和髮根，歷久不散。



Spaniard's Inn 內部佈置古色古香。

位於倫敦東部泰晤士河畔的「The Grapes」，是狄更斯最喜愛的酒館，他在這裡完成了最後作品《我們共同的朋友》（Our Mutual Friend）。書中的開場景，正是該酒館的格局，狹窄通道、木板窗戶、低矮樓面和密不透光，散發一種神祕的憂鬱感。二百年前，該酒館是手水登岸時必經之道——喝兩杯以解鄉愁。館址雖接近河邊，可惜見不到河景，但可以吃到鮮美河魚伴酒。

接近聖保羅大教堂的酒館「George Inn」，常客中除了狄更斯，還有莎士比亞，來到這裡，可以同時憑吊兩位文壇巨人。狄更斯在《小杜麗》（Little Dorrit）一書提到田先生在館裡哀傷地書寫求情信。該酒館是倫敦僅存的古代驛馬客棧，建築物搖搖欲墜，但因為旅遊書介紹了該酒館，每日來危樓「朝聖」的遊人絡繹不絕。

狄更斯在《雙城記》裡提到的酒館「Ye Olde Cheshire Cheese」，原是十三世紀修道院，陰森恐怖，牆壁掛滿當年巨幅油畫，煤炭木屑散滿地，營造了另類氛圍，令人流連忘返。

上述的狄更斯酒館一角，通常會擺置書架，放上大師幾本著作，客人如果不愛喝酒，也可以靜坐一旁看看書，想像與大師同在。

狄更斯在書中提及的酒館 Spaniard's Inn。

民國時期的陸軍監獄是當地主要景觀之一。



「霧裡看花」的村子

早晨大霧，十米之外的建築都隱藏在這迷霧中。霧中清晰的念頭就是找船，沒有客船，搭貨船也可以，總言之，希望沈從文當年那艘江上行船，飽覽兩岸山色。

迷霧中尋找容易出現意外，原本想順路看看旅館附近的陸軍監獄，誰知這個當地重要的旅遊景點竟不開門。那裡打掃的人說前一天就沒有開，具體原因他也不知道。

走了幾步，突然見到「黃家橋村——湖南省美麗鄉村示範村」的牌子，這個村子可是大名鼎鼎，據說村內



很很漂亮。用「霧裡看花」形容進村後的感覺再恰當不過。村內比較整潔，柵欄將道路與菜地分隔開來，見不到雞鴨等家禽，甚至人也只有見到三個。

沿江堤大壩前行，數個金黃色柚子探出牆頭，這是一間小小的客棧。

遠望建築與周圍民居無異，近看很是精緻。院門虛掩，探頭望去，管家禮貌相迎，引我入裡面參觀。客棧裝飾優雅，處處散發幽幽書香。二樓一個套房以「從文」命名，沈從文的作品成為室內裝飾物，也有作家、客棧主人李菁的作品。

離開客棧，繼續尋找可搭乘的船隻，在大碼頭頭的江邊，只有一條不見船工的孤舟。向附近店舖主人打探，回答都是沒有，有人反問我為什麼不坐汽車，我只能傻笑作答。



沈江行 呆儼